

中國文學大系

學海出版社印行

中國文學大系

(一)

中國文學大系（精裝五冊）

編輯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二八九號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一〇〇二號

經銷處：啓聖圖書公司

高雄市和平路六〇一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二七九三號
電話：二八五〇〇〇

定價：新台幣

1000.0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一冊目錄

一、滄浪詩話	宋 嚴羽作	一——二〇
二、陳子昂詩集	唐 陳子昂撰	二——五三
三、孟浩然集	唐 孟浩然撰	五五——一〇〇
四、王右丞詩集	唐 王維作	一〇一——一八一
五、高常侍詩集	唐 高適撰	一八三——二二九
六、岑嘉州詩集	唐 岑參撰	二三一——三一四
七、李賀歌詩集	唐 李賀撰	三一五——三八五
八、王梵志詩一卷	唐 王梵志撰	三八七——三九三
九、南唐二主詞	五代 李璟、李煜作	三九五——四一〇
十、陽春集	五代 馮延巳撰	四一一——四三三
十一、雲謠集雜曲子	唐 無名氏編	四三五——四四三
十二、指南錄	宋 文天祥撰	四四五——四七八
十三、指南後錄	宋 文天祥撰	四七九——五二二
十四、花間集	蜀 趙崇祚編	五二二——五八二
十五、尊前集	明 顧梧芳編	五八三——六一九
十六、李卓吾詩集	明 李贄撰	六二一——六三九

滄浪詩話

宋 嚴羽作

詩 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舉力下韓退之還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我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大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偷竊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大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

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起，不可從下做起。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誦，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開闢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上做起，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難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氣，實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體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旨，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釐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體，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時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居易，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翥舒翼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祇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衆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讀，曰「唐詩」矣，則學者讀「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余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發金漢魏而獨會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蹤跡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章孟，六言起於漢司馬相如，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三張二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鮑照謝靈運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唐初。猶魏陳隋之體。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李陵蘇武。

曹劉體子建公幹。

陶體淵明。

謝體靈運。

徐庾體徐陵庾信。

沈宋體佳期之間。

陳拾遺體陳子昂。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適失體高常侍適。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參。

王右丞體王維。

韋蘇州體韋諷。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蘇州與饒曹合書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卽西皇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后山本學杜，其體似之者，僅數篇。他或似而不会。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盡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

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爲「體」，非也。

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麗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昆體，卽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香奩體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兩。

有「古詩」

有「近體」卽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衡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寒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有「半五六言」晉傅休元「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雲月花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爲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高麗大風歌是也。古華山歌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荊卿烏水歌是也。又古詩：「青樓白鳥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漢書：「抱鼓不鳴，蓋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書：「千乘萬騎上北邙」梁書：「青樓白鳥海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古有樂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於絃管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屈原以下，敘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水滸操，羊德源所作。別稱操，商陵牧子所作。

有「謠」沈炯有獨韻謠。王昌齡有擊壤謠。趙天子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離韻吟。孔明有樂父吟。文君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有光範有羣口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體法不足據也。

又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有明君歎。

以「愁」名者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

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

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有城樂。

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金縢、聖恩者，東坡、聖恩詩是也。

有全篇字者，天籟、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者，天籟、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韋處有此體，不足爲法，漫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

有四句平入之韻，四句仄入之體，無韻詩道，今皆不取。

有「離離韻」者，雙出雙入。

有「進退韻」者，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離」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彦昇、范曄、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詩、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離退之此，足可證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選定

韻，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探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荊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戢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艣聲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

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樓。」又「永固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者。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前妙，昭君宅有無。幽留明怨情，夢盡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

有「協韻」楚詞及選辭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如遇之此，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辭蓋多如此。

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頡頏」

有「頸聯」

有「發聯」

有「落句」一結句也。

有「十字對」劉春虛「滄海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

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驛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寒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西飛鶴，西飛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弱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青年共照秦溪鏡，松折時荒情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孟浩然「唐人具難兼，稚子摘楊梅。」太白「水香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甕飛鸞說悠悠。」李嘉祐「孤島臨島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

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斗牛之墟，徐灝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體則有：

風人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語。如古子夜歌「懷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

義姑古樂府「義姑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辭辭隱語也。

五雜俎見樂府。

兩頭織織亦見樂府。

聲中玉臺集有此體，蘇伯玉妻作，寫之聲中，屈曲成文也。

迴文起於賈誼之妾，織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舉一字而讀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三十二字詩。

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流父屈節之辭是也。雖不關詩之輕重，其體製亦古。

迷離離明遠有離離詩，每句首冠以「迷」「離」「平」「滿」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木工詩，非因「迷離」之體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藏名

州名如此辭，只成藏謎，不足爲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

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麟格，泛而不備，墨洪「天廚禁書」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忌」易除，「語病」難除。「語忌」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襍貼。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韻，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全副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蘇家有全副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能不辨，

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只眼。

盛唐人有似蘆而非蘆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是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歷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尙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尙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渾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嵇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瀕觸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歷才子中，爲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渢、呂溫亦勝諸人。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歷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益耳。

大歷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